

索罗塬散记

张评

索罗塬是平凉北塬的一个乡镇，以前叫杪楞，因有杪楞树而得名。杪楞树不知何年枯死后，再没有了杪楞树，但名称保留了下来，杪楞也就在岁月的洗刷下悄悄成了索罗了。

人们对索罗存有争议，有民俗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查阅平凉史料并实地考察，发现了诸多端倪，普遍认为唐朝就沿用杪楞这个地名，可谓源远流长。不过中国文字有变通一说，故而有人解释道，索罗就是杪楞，含义是一样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人在索罗塬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并且试探性地进行挖掘，果真出土了破碎的陶片和较为完整的陶罐，经文物部门权威专家鉴定，确为仰韶遗存。数十年过去了，索罗发现的仰韶遗址似乎被人遗忘了，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我们一群采风的人文在当地人王贵龙的诱导下，前往他的故土索罗乡查探仰韶遗址。我们虽不擅长文物的考证，但有王贵龙的指导，寻找几片破碎的陶片还是有把握的。我们当然不会私自挖掘，只是在废弃的窑洞、河边、井旁、地边寻找遗落的陶片。

遗址在深深的沟底，这里草木茂密，郁郁葱葱，丝毫没有黄土高原的印迹，反倒有了江南的美色了。我们感叹秋天的赠予，感叹不经意间误入了仙境。秋天是制造财富的高手，一切收获尽在她的手中。你看，地里的谷子、玉米、高粱已经成熟，就等收割了，树上的核桃、苹果、梨、柿子、红枣，硕果累累。秋天也是制造浪漫的高手，使得这个季节五彩缤纷、香气四溢。

我们看到了红色的土坯。这是火烧留下的痕迹，在阳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我们坐在土坯上，感受着五千年前的温度。这是一道长长的梁，夯实的土坯的梁。它们已经很矮了，矮得被荒草掩埋，所以才被保留了下来。放眼望去，长长的梁像一条褐色的龙盘踞着，一直延伸到无法望见的远方。

这里曾是官道，是长安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陶片、瓷片以及火烧

的断层。王贵龙说，他以前和市博物馆的人来过一次，捡了若干个陶片、瓷片。陶片为仰韶文化遗存，瓷片为唐、宋年间烧制。仔细寻找，我们依然在裸露的表层捡到大小不一的破碎陶片和瓷片。索罗塬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塬，让我们崇敬、自豪。

姚王村居住的人家大都是姚姓和王姓。王贵龙的家坐落于姚王村。姚王村在索罗乡是个大村子，土地肥沃，经济规模大，养殖业发达。我们一行抵达王贵龙家时，发现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郁郁葱葱，有秋蝉正嘶鸣着。门前还有一个涝坝，盛满了水，游着两只鸭子，一白一黑。大槐树是常见之物，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栽种，意味着家族旺盛、子孙满堂。涝坝已经不多见了，储存的水来自雨水，主要给牛、马、羊饮用。也有一种说法，水代表着生命、财富、运气，故依然有人家在门前保留一个涝坝。

王贵龙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只是在墙上挂着的照片上看到他。他的母亲还健在，个子不高、消瘦，身体不是很好。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男人迎上来，王贵龙说这是他大哥：大哥与嫂子一起伺候着母亲，侄儿在区委工作。

王贵龙的大哥文化程度是高中，在农村算得上是识文断字的先生，声誉极佳。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而且在政府部门工作，让许多人羡慕不已。王贵龙也是毫不逊色，高中毕业便考上了庆阳师专中文系，人到中年已是作家了。三弟王雁翔考入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现为《解放军报》驻南部战区分社社长、军旅作家。

王贵龙在乡镇读完初中，又到几十里外乡读完高中，复读了好几年终于考上庆阳师专。他原先在农村教书，由于文学作品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刊物发表，引起宣传部门的注意，他便被借调到刚刚创刊的平凉时报当了编辑。《平凉时报》停刊后，他又正式调入崆峒区教育局，任《崆峒教育》杂志编辑……他擅长散文创作，曾徒步陟甘宁十八个县，出版了

纪实游记《寻找生命中的桃花源》。

王贵龙的儿子王耀栋19岁考上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可惜一次意外夺走了孩子的生命。在整理孩子的遗物时，他发现电脑中储存了数量可观的诗歌、散文、小说、杂文。他把儿子的作品整理出来，取名为《春天记得叫醒我》，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王贵龙完成了心愿，心里也就释然了好多……

从姚王村前往董洼村途中，道路两旁盛开着色彩斑斓的格桑花和万寿菊。诗人李双霞说，现在每条村道、社道还有家家户户的院落都栽种了花草和绿植，还有牡丹、芍药、月季、菊花、毛竹等等。说话间我们看到了整齐划一的农民公寓，建筑风格酷似联排别墅。我们一行不由赞叹，多年的精准扶贫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

李姓为53岁，是李双霞的哥哥，因为开设了颇具规模的养羊场而被人知晓，慕名而来的人就多了起来，多半是奔着羊而来。李姓为人脉较广，善于经营，只要有人来观摩，他便如数家珍地推荐他的产品，往往让来客满意而归。

我们一行抵达羊场，李双霞便忙碌起来，烧开水、切西瓜。李姓为眉开眼笑地开着三轮车从大门进来，跳下车就赶忙洗手，然后与我们握手寒暄。他个子不高，微胖，圆脸，鼻子上方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他和李双霞长得相像，一看就是兄妹。李双霞在古诗词领域颇有成绩，在平凉这个小地方有着“平凉李清照”的美誉。

李姓为住着三间大房子，只不过客厅太杂乱了，到处堆放着沙发、席梦思床、农具，茶几凌乱地摆放着各种水杯、茶盒、方便面和点心，地上随意丢着油腻的机器零件。我随口说了一句，太乱了，你老婆呢，她不管你吗？旁边



东倒西歪。每每此时，乡亲们在咒骂老天爷的同时，全家老少齐上阵——到甜杆林里扶甜杆。力量相对弱的老人或小孩，把倒在地上的甜杆用手扶正，力气大的用铁锹在根部培土。甜杆林里密不透风，闷热无比不说，甜杆长长的叶子好似锐利的刀片，胳膊、脸、脖子、手面等，只要是裸露在外面的部位，一不小心就会拉出一个血口子。纵然这样，也分秒不能耽搁，若倒伏的甜杆一两日不扶，甜杆就会弯曲变形，没了卖相。

中秋节前后，太阳的暴躁减去了不少，变得昼热夜凉了。昼夜温差加大，为甜杆糖分的积累创造了条件，甜杆慢慢地变得甜了起来，这时候就有乡亲抢先拉着甜杆上市了。“又粗又长的甜杆，五毛钱一棵——”街面上的吆喝声已经在为甜杆寻找消费者鸣锣开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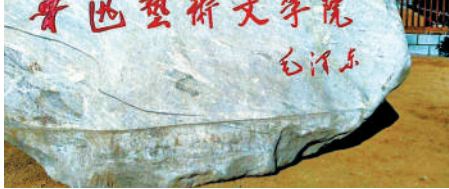
红皮甜杆和青皮甜杆长得高矮不差上下，可红皮甜杆的皮质稍坚硬，青皮甜杆吃起来就略显脆爽些。用刀子把皮削掉，乳白的瓤塞进嘴里，轻轻一嚼，那种清凉、甜蜜的汁水滋润着味蕾，慢慢地周身也顿觉神清气爽起来。



到延安，当然要上宝塔山。两年前的那次延安之行，由于时间仓促，和战友们登上山顶简单拍几张照片后，就匆匆忙忙下山去了，连山上的标志性建筑——宝塔，也没来得及攀登，始终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小小的缺失。这次故地重行，正好顺便补上这个遗憾。塔高九层，建于唐代，内中极窄，仅能容纳一人，且几乎直上直下，越往上越小，身材较胖者便无法攀登。登上塔顶，每天坚持长跑锻炼的我，竟也被折腾出了一身汗水。

山高塔为峰，站在宝塔之顶，顿时神清目爽，整座延安山城尽收眼底。“……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山是革命的山，塔却是唐代的塔，二者如此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神圣的一幅经典画面。

在延安圣地，让我最受感动和心情最为难受的，是到“四·八”烈士陵园的场景。出发时天气还是好的，两名礼兵抬着花圈



延安鲁艺旧址

的饲养员说，他老婆走了。这里把人去世叫走了，我感到自己太唐突了，赶紧转移了话题：你的孩子干什么工作，成家了吗？李姓为自豪地说，我儿子上的，是兰州大学物理专业，研究生上的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硕士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庆阳附属学校当老师……

我是带着好奇来的，不厌其烦地向李姓为问这问那。李姓为哈哈一笑说，我就是个养羊的，你问这么多无非就是惦记我的羊。我立马解释道，我不吃羊肉，你别怕，就是吃羊肉我也会掏钱的，不会因为我是李双霞的朋友白吃你的羊。李姓为又笑了：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爱开玩笑，你可别当真。

李姓为先前在平凉城开了一家书店，后来开了一家印刷厂，在平凉南城又做起了批发胶鞋、雨鞋、运动鞋的生意，积累了一百余万元的资金。2015年返乡创业，在董洼村租赁13.5亩土地开设羊场，目前有四个养羊棚舍，面积达1200平米，存栏羊400余只。400余只羊可不是小数目，我关心饲料的来源。李姓为说，他租赁了60亩塬上的地，全部种植了玉米。塬上的玉米都是薄膜覆盖，保温时间长，水汽不易蒸发，加上雨水充沛，玉米长势旺盛，能收9万斤左右。我震惊了，原来他早就胸有成竹，难怪他说起养羊来那么有底气！

李双霞这时插话进来让我们去打核桃。我纳闷了：到哪儿打核桃？李双霞说：我哥有一座核桃园，随你打。原来，李姓为租赁了塬下沟底的160亩山地，核桃已经种植了7年，如今到了丰产期，今年能收5万斤。他还有5亩苹果园，品种是红富士。李姓为对李双霞说，摘的核桃就不收钱了，都是你的朋友，贵客！我说，按价收吧，你收得安心，我们摘得放心。

下午五时许，恰馅面好了。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炒豆腐、凉拌黄瓜、红萝卜、猪头肉、鱼皮。酸汤里放了羊肉臊子，算是开了羊荤。饭后李双霞统计需要羊肉的人数及斤两。李姓为宰了三只羊，现场为我们“庖丁解羊”，之后羊肉被我们分割殆尽。羊肉便宜，每斤30元，比城里便宜6元。

我们满载而归，汽车的后备厢里塞满了核桃、羊肉、西瓜、玉米棒子、南瓜、辣椒。此时夕阳西下，天空红彤彤的，整个索罗塬笼罩在一片红晕里。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检察院）

霜降节气一到，甜杆就要收获储藏了。家家户户依据收获的多少在地里挖窖，把甜杆根据大中小分拣好，再扎成捆，每捆多少棵都是有数的一样的，放进窖内，上面再铺上一层甜杆叶，封土储藏。储藏也讲究分寸，窖不能挖得太深，上面的甜杆叶不能蒙得太厚，否则就要烧窖。一旦烧窖，甜杆就只能扔掉，大半年的血汗就白流了。

卖甜杆看行市，也论粗细长短。在那个卖甜杆的年代，最大的一棵能够卖上一块钱就是顶天了，稍小一点的八角、五角算为正常，再小一点的两毛、一毛也照样出售。“货到地头死”，不卖，家里还多着呢，堆在那咋办？

甜杆有了市场，贩子自然登门。在集市上零售能卖伍角一棵的，兑给贩子三毛就是不错了，得留给人家一定的利润空间啊！

那年，临近春节，大哥和三弟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甜杆到30里开外的一个集镇销售，被当地的一个小混混讹上，“一棵五分钱，这一架子车我全包了，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汗津津地把怎么大怎么多的甜杆拉到地方，五分钱一棵，这不是明显的欺人吗？正在磨蹭之际，幸而当地市面上一熟人出现，解了大围。

甜杆笨重，管理麻烦，后来老家无人愿意再去种杆。交通运输条件的极大改善，为货物流通打开了方便之门，南方的甘蔗在市场上随处可见，且又大又脆又甜，原来我记忆中的甜杆在市场上早已难觅踪迹，但我永远忘不了在老家种甜杆的那些事，忘不了在集市上卖甜杆的情景，以至于梦里还时常回味着吃甜杆时那种大块快颐的情形。

（作者单位：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检察院）

缓缓登上祭奠台，大家为英烈们默默祈祷、深深鞠躬时，天空突然飘下一阵细雨。秋雨霏霏，凉意开始袭人。松涛阵阵，山河也在同悲。

这片土地，蕴藏有数之不尽的财富和宝藏。它的内敛与博大，远远超乎你的想象。没来延安之前，头脑中对这座城市的印象，除了对它灿烂的历史渊源和质朴的黄土文化外，头脑中充盈的就是贫穷、闭塞等等词汇了。而一旦真正走近它，才知道自己当初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看法，是多么肤浅和可笑。今天的延安富饶、殷实，到处是宝，遍地流金。

在延安这片土地上，仅探明的矿产资源就有石油、煤炭、天然气、食盐、紫砂陶土等十多种。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延安人民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就开始兴办了石油企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以来的长足发展，延安现在已经形成了以石油采炼、煤炭开采、卷烟制造、医药制造为主的企业群体六千多家……

徜徉在广袤的陕北高原，不经意间就望见一些巨无霸般矗立的石油和天然气罐体。因时间安排的关系，两次我们都没能到矿区细致地看一看，不免觉得遗憾。转头想想，其实这样也好，姑且为以后再到延安增添一个长久的念想吧。延安的土地，实在太博大、太厚重。每一次短短几天走马观花般的行走，怎能窥得它的全貌？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去。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编者按 春江秋月冬冰雪，清晨正午日黄昏。我们拥有众多的检察诗人，他们用诗歌的方式书写万千世界的变化，书写自己和别人的故事，他们笔下或实或虚的诗意空间，与那些细微处如慢镜般的喜悦、忧愁相伴相随，但信念与梦想始终不变。为展现检察人的诗歌创作，本版特推出“检察诗人作品展”专栏。

投稿邮箱：lhk7@vip.163.com。

我的海

蒋杰



我站在九月的舰艙
看一片浪簇拥着另一片浪
涌向我，像是要把我高高举起
却又迅速地向船舷两侧散开
只留下一道清幽而斑斓的航迹
在大海金色的腹部
闪烁、延伸，远去……

那一年我三十三岁
我的眼睛里高山林立
我的血液里大河奔腾
因为向往
我靠近大海
从西北到东南
成为了蔚蓝的一部分
成为钢铁的代名词

因为热爱
我时常模仿着大海的样子
也时常透过黑色的舰桥
追逐那遥远而深邃的天空
——军舰鸟在白云间穿梭
倏地，消失在蓝色海
与蓝色天空之间
划出一道白色的闪电
我把它叫作，另一个我

正是那一刻我再次发现
大海浩瀚的温柔
我和我的兄弟
开始耕海蓝色
开垦一片蓝色土地
我们在风暴中心种下大太阳花
也在甲板上收获盐
晶莹的灿烂的轻盈的盐

我沉醉于这样的日子：
旋转的雷达把季风切割成碎屑
发动机的轰鸣让世界安静
看吧，子弹尾焰烧红的天空
一些云在隐蔽，一些云在逃离
一些云则永远消失……

那一刻，我的青春
与那鲜红的旗帜一起鲜红
与那坚硬的岁月一起坚硬
旗帜就是方向。跟着旗帜
我走过冬，走过夏
走向深蓝，走向灿烂的日月星辰

我时常把自己想象成
一颗炙热的子弹
在水下在海平面在天空中
我重复练习着射击的姿势
大海是一头咆哮的雄狮
征服那头雄狮是我向往的礼物
征服，像朝霞征服黑夜
钢铁征服浪涌
我抚一把银色的剑刃歌而行

作为一名真正的水手
我早已习惯风暴
我把风暴当成开在舷窗外的
梔子花，摘它一朵两朵
三朵四朵

看花瓣从手心散落——水手的荣誉章啊
从这细小而飞舞的花瓣中
我感受潮汐、滂沱和凛冽
一次次，我默念那个金黄色的承诺
是的，我必须征服那片海
毫无退路
像一双大手扼住雄狮的头
像一粒种子回到大地

今夜，我又走近那片海——
螺旋桨声声如鼓
舰艙旗迎风猎猎
岛礁沉默不语
它们的脚下，是绵延万里的长城
还有那刻着我名字的紫色海螺
轻轻一吹，就听见了大海的召唤
我燃烧的心
于是与那熟悉而雄伟的旋律
一起启航
从此，风暴不再是风暴
远方不再是远方

此时，月光陡峭
风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我不再关心风从哪个方向吹来
又吹向何处去
但我知道，每一缕风
都带来澎湃的消息
——今夜我的脸颊有多少泪水
明天的朝霞里，我就有多么锋利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甜杆旧事

薛莹

老家最早种甜杆应该是我出生之前的事，自打有了懵懂的记忆，甜杆就进入了我的印象中。甜杆就是今天的人们很少知道的甜高粱，是水果中唯一的茎用水果，也是水果中含纤维包括非膳食纤维最多的一种水果。

淮河岸边特有的水质、疏松的沙土似乎特别适宜甜杆生长。沿淮河北岸居住的乡亲家家户户都种植着面积不等的甜杆，品种有红皮的，也有青皮的，连绵一片，郁郁葱葱，望不到尽头，如同青纱帐一般。种植的这些甜杆，就是他们家庭收入的一部分指望。

种植甜杆可是一个细功夫、技术活——每年的二二月二前，就要割甜杆芽了。割甜杆芽子的时候，专门挑选那些节与节之间苞芽饱满的甜杆剥，把剥好的芽子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筐里，绝不能碰伤芽苞。然后再选择一亩离宅院较近的空地，用铁锹深挖平整好，再在上面铺一层薄薄适中的河沙，把剥好的芽子一个一个地码在所铺的河沙上面，码好后，再用粪土把芽子薄薄地覆盖一层。每天黄昏时刻，乡亲们从院子里提一桶水用瓢轻轻地、均匀地泼洒在上面，这叫润芽。二月的天气乍暖还寒，为了给芽子保暖，免遭冻害，乡亲们都会在育甜杆芽子的那一月地方找来

几根韧性较强的竹竿撑起拱形，然后再用塑料薄膜覆盖上面。河沙能够很好地保湿，竹竿、薄膜搭建的拱棚又能保温，在这样的环境中，要不了几日甜杆芽子就密密麻麻地探出了尖尖的、嫩嫩的小脑袋，甚是喜人。

待甜杆芽子扎出白嫩嫩的根须，就可以移栽到地里了。往地里移栽也是非常讲究：行距60到80公分之间为宜，在行距定了之后，要打上畦垄，两两相对，然后把甜杆芽子栽在畦垄上，株距一般定在40公分左右。栽芽子时两行相对的，下栽时，芽子都要向内倾斜靠拢，长辈们说，这样“甜杆抱的儿”才多，地里的甜杆棵数就会多——“甜杆抱的儿”，指的是发芽分蘖。如果把芽子直直地朝上栽，就会“不抱儿”，即便“抱儿”也会很少，产量上不去。当然，也不是越多越好，“抱的儿”太多了，长不高不大，拉到集市上卖不出好价钱。一般一个芽子分蘖时留五个头就足够了，其余相对弱小的苗要剔除掉，这叫甜杆的“计划生育”。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越是这个时候，甜杆越是迅速地生长。乡亲们最害怕这个时候刮大风、下大雨。大雨瓢泼、狂风肆虐之际，甜杆林里的甜杆准会像喝醉了酒的汉子一样

延安笔记

赵宏杰

延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片土地，跳动着炎黄子孙最为炙热的图腾，流淌着华夏民族最为纯正的血脉。

我曾经两次亲近这片土地，第一次是冬日，第二次是初秋。从西安到延安，同样的路程，同样的冲击，同样的感动。从西安到延安，4个小时的路程，一座又一座苍劲、粗犷的大山飞速后退，又有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扑面而来。进入延安境内，那山坡上的一块块梯田，就这样直格楞楞、黄格莹莹地袒露在你面前，每一块都像刀劈斧削一般，它们如此坚硬、直接、热烈，如同黄土高原上的一块块腹肌，通体张扬着一股原生态的力量。

这片土地，种出的棒子面和红薯汤，滋养了一个政党和国家的筋骨。一支穿着草鞋、啃着牛皮、吃着野菜，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而来的队伍，在这里竖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又重新在世人面前塑造了它的形象。

位于延安城西的凤凰山麓，是中央初进延安的驻地。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今志丹县）迁到这里，在此先后筹备召开了洛川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重要会议。我们步行至最右首的毛泽东故居，就是在这里，一

代伟人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照耀整个中国的光辉篇章。

也是在这个小院里，毛泽东与加拿大著名医生白求恩彻夜长谈，两位素昧平生、不同肤色的共产党员，为了共同的反法西斯目标而一见如故、心心相印。与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近距离接触后，从不轻易赞扬别人的白求恩由衷感叹：毛泽东“是一个巨人”。

出得主席的院落，右行数米就是朱德和周恩来的故居。起初，这里是朱老总一个人的住所，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相关事项返回后，总司令便主动将自己的卧室让给周副主席。当周恩来再次外出后，朱老总又将自己的毛毯赠给周副主席御寒。1937年9月，朱老总总征抗日时，周副主席又将它回赠总司令……

1938年11月，由于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离开驻了将近两年的凤凰山麓，迁往城西北五华里处的杨家岭。这一待，就一直到了1947年3月。长达9年的峥嵘岁月里，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